

## 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碑帖展品介绍

卢芳玉

我国石刻历史悠久，有关石刻文字的记载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墨子》中就有“古者圣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的记述。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石刻实物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小臣兹刻辞》。此后，石刻活动日益频繁，石刻门类日趋丰富，从而构成了简帛文献与纸本文献之外的第三大门类——石刻文献。

我国石刻文献目前尚存的至少有5万种，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保存了丰富可靠的资料，很多石刻本身又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在文博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人估计，“如果把我国各种石刻文字汇集起来，其数量完全可以与著名的二十四史和浩如烟海的写本、刻本书籍相当，是迄今还未深入开发的文献资料处女地，对它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大有前途的工作。”石刻文献的学术价值完全可以和传世的纸本文献相媲美，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因此对它的研究为历来的学者所重视。“自北宋以来，金石名家至千数百人，著作之多，且二千种，就其存于今者论之，尚数万卷。”

石刻文字刻于石头，流传不便，保存和传播石刻文献的传统方法是传拓。传拓亦称椎拓，即用纸和墨从铸刻的器物上捶印出所铭刻的文字或图案，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它诞生于东汉至南北朝，成长于唐代，极盛于宋元明清，一直沿用至今。传拓的产物即“拓本”或称“墨本”，近人多称其为“碑帖”，其实“碑帖”的概念历代各有不同。《说文》释“碑”曰“竖石也”，其功用最初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视日影，二是立于宫庙大门内以拴牲口，三是立于墓穴以引棺木。碑上本无字，西汉晚期始镌刻文字，立于墓前，记死者事迹功勋。沿袭成俗，后世子孙替先祖传扬美名，门生故吏为师长歌功颂德，皆立碑。帖，原指帛书标题，后指名家法书墨迹。将名家墨迹刻于石或木版上传拓下来以便临习，亦称“帖”或“刻帖”，尊曰“法帖”。帖与碑不同，一般用横石刻。唐晚期，称白底黑字的墨迹为“帖”，黑底白字石刻拓本为“碑”。宋代刻帖大量出现之后，“碑”为记载文献，“帖”为传承书法，但因丰碑巨碣多为名家所书，故有时亦统称石刻拓本为“帖”或“碑帖”。清代中叶碑学兴起，“碑”专指端庄刚健的北派书法，“帖”专指流丽柔媚的南派书风，这是碑帖在书法界的新意义。今天，“碑帖”多用来泛指石刻或木刻的拓本。

我们这里的“碑帖”概念遵从传统意义，以记事立言为目的者称“碑”，以传承书法为目的者称“帖”。《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古籍2392种，碑帖73种，是从传世的数以万计的碑帖拓本中精选出来的。其中碑41种，帖32种；宋元拓60种，明拓13种。

入选名录的条件十分严格：唐代（含唐代）以前碑刻的宋元拓本存世稀少，自然入选；明代拓本中的“稀见本”，或者说是“目前目录所见之孤本”，一定入选，因为许多碑帖收藏单位和个人没有整理和公布收藏目录，所以暂且称其为“稀见本”；明代出土或发现石刻的初拓本；尽管时代不早，但原石已毁佚的孤本以及原碑早毁，存世拓本数量有限的拓本；等等。

此次展出的碑帖拓本10种，均是从中遴选出来的顶级珍品。其中宋元拓本7种：《神策军碑》（孤本，国家图书馆藏，名录号00585）、《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上海图书馆藏，名录号00518）、《广政石经》（国家图书馆藏，名录号00391）、《隶韵》（上海图书馆藏，名录号00390）、《怀仁集王圣教序》（天津博物馆藏，名录号00579）、《水头镬铭》（孤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名录号00587）、《鼎帖》（孤本，上海图书馆藏，名录号00715），明拓本3种：《乐善堂法帖》（国家图书馆藏，名录号01840）、《赵清献公碑》（上海图书馆藏，名录号01646）、《曹

辅墓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名录号 01643), 皆传世孤本。有碑 8 种, 帖 2 种。除 6 种孤本外, 其余 4 种多是此碑传世拓本中最好的本子。

今就十种展品中难得一见的珍品简要介绍如下:

《神策军碑》, 宋拓孤本, 是国家图书馆的镇库之宝, 亦为所藏碑拓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珍品。此碑记载唐武宗巡幸左神策军、回鹘汗国灭亡及安置降于唐朝的回鹘首领唃廝囉等事,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碑立宫廷之内, 传拓不易; 大约宋代即毁, 后世无从传拓, 传世拓本仅此一部。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神策军碑》两册, 赵氏收藏经靖康战火而损失大半, 劫余又流入权势之家。此拓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旧藏, 后贾氏家产查抄入官, 此拓入南宋皇室, 今拓本为宋代内库装裱; 元灭宋后, 归翰林国史院; 明洪武六年收入内库, 末题“洪武六年(1373)闰十一月十八日收”泥金小字一行; 不久朱元璋赐给其子晋王朱橚; 明末归孙承泽; 清代又经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民国时, 经陈仁涛和陈澄中收藏。1949 年, 此拓被陈澄中携至香港。1965 年, 陈氏出售藏品, 中央政府斥资购回包括《神策军碑》在内的二十五种古籍, 藏于国家图书馆。这次回归, 不再归皇家私有, 而是为公民共有, 实现了古人“藏之于公”、“藏之天下”的梦想。

柳公权(778—865), 字诚悬, 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书法结体遒劲、落笔清朗雄秀, 字字严谨、一丝不苟, 与颜真卿以“颜柳”并称。唐时民间即有“柳字一字值千金”之说, 历代书家对其评价也很高。宋苏东坡赞赏柳公书法“具有新意, 一字千金并非虚语”; 米芾则赞其字“如深山道士, 修养已成, 神气清健, 无一点尘俗。”柳公权除了以书法成就名传千古之外, 其“心正则笔正”的“笔谏”也被世人传为佳话。有一次穆宗皇帝问柳公权如何将书法写好, 柳公权对曰:“用笔在心, 心正则笔正。”如果人品不高, 则落墨无法, 盖因穆宗怠于朝政, 柳公权以书喻政, 一方面说明其面对书法创作的态度, 一方面也巧妙地藉由书法艺术的精神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 成为书法伦理标准之一。

《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唐贞观五年(631)十一月刻。李百药撰文, 欧阳询正书。原碑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终南山佛寺, 北宋庆历年间石毁, 原石拓本稀如星凤。此碑书法平正清穆, 丰腴悦泽, 历来著录《化度寺碑》、《醴泉铭》并称“楷法第一”。王世贞云:“化度尤精紧, 深合体方笔圆之妙。”《书概》云:“率更化度寺碑, 笔轻意长, 雄健弥复深雅。”

清代学者翁方纲考原碑为三十五行, 行三十三字。此本存字最多, 凡九百三十字, 《全唐文》即据以录文。后有翁方纲、成亲王、荣郡王、王同愈、罗振玉、陈承修、吴湖帆、伯希和、沈尹默等人题跋。册首有吴湖帆绘《勘碑图》、《化度寺碑式》及王同愈篆书题款, 册尾装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此碑唐拓残本影印件。另有李鸿裔、高时显、冯超然、朱孝臧、吴梅、邓邦述、蔡晋镛、方还、蒋祖诒、陈曾寿、叶恭绰等观款。为明王偁(孟阳)旧藏本, 清嘉庆初归吴荣光, 又归成亲王、荣郡王、沈树镛、潘祖荫等递藏。民国间潘祖荫侄女静淑嫁吴湖帆, 以此与《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为陪嫁物, 归吴湖帆“四欧堂”, 今藏上海图书馆。

吴湖帆(1894—1968), 江苏苏州人, 绘画大师、书画鉴定家、收藏家。出身世家, 富收藏, 因品类全、精品多而享“富甲江南”之誉, 藏有金石书画 1400 件, 一是来自祖父旧藏。如吴大澂遗留下来的周代邢钟和克鼎, 湖帆极喜爱, 名其室为“邢克山房”。大澂生前特别爱的古印 40 余方、官印 50 余方、将军印 28 方, 后亦为湖帆收藏。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虞恭公碑》亦为大澄家旧物。二是来自夫人潘静淑的家藏。静淑曾祖潘世恩为清道光时宰相。伯父潘祖荫为清光绪时军机大臣、工部尚书, 其攀古楼和滂喜斋所藏文物古籍富敌东南。三是湖帆本人收集之珍品。他购得隋《董美人墓志铭》碑帖, 珍爱之至, 特辟屋珍藏并取名“宝董室”。他搜罗清代的状元写扇, 历 20 年之久, 获得 70 余柄, 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之一。他所藏的历代名画甚多, 如北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宋赵构《千字文》、元倪雲林《秋浦渔村图》、元王蒙《松窗读书图》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

《怀仁集王圣教序》，唐咸亨三年（672）刻石。贞观时玄奘至印度取经，往返历时十七年，回长安后翻译三藏要籍，太宗制《大唐三藏圣教序》表彰其事，高宗为太子时又撰《述三藏圣教序记》。高宗朝将序、记刻石立碑。序、记二文后，又刻玄奘所译《心经》及润色、勒刻诸人职官姓名。其中释怀仁集晋王羲之字所刻称《集王书圣教序》，原碑在陕西西安碑林。

此本为清代著名收藏家孙尔准、崇恩旧藏，今存天津博物馆。首页右上有崇恩墨书“墨皇”二字，故称“墨皇本”，未见石碑断裂痕迹，当为宋代拓本，学术界公认为“现存最早宋拓本之一”。册内前有崇恩题诗1开，后有题跋题诗15开，何绍基题诗2开，孙钟祥、用钊、吕景端跋各1开。另碑文旁有崇恩朱墨批注19则，为研究圣教序及其拓本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王羲之是历来为人称道的“书圣”，其存世书法作品本十分受重视，唐太宗酷爱羲之书法，便搜天下真迹，据说他去世时全部陪葬昭陵，故今天存世书圣作品无一件原迹，《集王圣教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唐代书法高僧怀仁从王羲之书法墨迹中辑出来的，极其真实地再现了书圣笔墨，虽然是集字，但怀仁本身高深的书法造诣使这些字结合起来并不生硬，反而十分自然，仿佛书圣一气呵成的完整作品一般。故《集王圣教序》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

宋拓《鼎帖》二十二卷，上海图书馆藏，宋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张斛集《秘阁法帖》，合潭、绛、临江、汝、海诸帖参校有无，增补遗缺而成。因刻于武陵，又名《武陵帖》。卷内每段有正书“武陵”字及隶书千字文编号，帖尾刻隶书，王若谷、赵铨与子浚等多人编次镌刻。原刻久佚，宋拓本至明已极稀见。

宋曾宏父在《石刻补叙》指出：《鼎帖》“后列郡官名衔。以本朝太宗御书冠于首卷，二至四卷则古帝王书，增隋炀帝绛阁之所无者，五卷又仓颉夏禹书，暨古钟鼎款识，六卷以后则历代名臣贴，十卷之末即二王书至十七卷之首而止，二十卷则颜鲁公帖居半，张长史草书亦系横刊，视阁绛名贤多五之一，末卷亦祖绛帖，殿以李建中字，较之诸帖为详，然止木本。世称旧有石碑，前未之见，且跋语亦叙及”。按曾氏距绍兴仅百年，只见木本，未见石本。

此册楠木面板经折装，为现存唯一真本，收王羲之书五十帖。编号为海、咸、称、虞、周，不相连属，盖以前后数卷中五羲之残幅装裱而成册者。此本经孙楨仲、江藩、秦恩复、翁方纲、崇恩、费兆铤等人递藏。有文从简过录孙楨仲题跋及江藩、翁方纲、崇恩、费兆铤题跋，钱泳观款、秦恩复题识。